

寶鏡前卷八至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戌

周成王

元年

公禽

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語詳禮記文

王世子篇

曹博新書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
道慎天子凝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
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
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
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

學

傳職之篇

無論後世

天子不講
節大臣亦
罕有智其
變者矣

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秉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繼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傳職篇曰

天子不諭於先聖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理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嫾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大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

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後於左右近臣委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

君子之舉
動無微可
怨矣導弟
看憲之哉

之任也古者曾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誥之適嫋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傳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

飽飽而强食飢而餒暑而闊寒而懦寢而莫
宥坐而莫恃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
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皿器御之不舉
不減折毀喪傷凡此之屬少保之任也于戚
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謡聲音不
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
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謹與國
之大器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少史
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
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
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
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
五年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
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前編曰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謂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爲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失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况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爲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絃云

周公旦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

語詳詩大雅文王篇

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

語詳書君奭篇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大紀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前編曰按君奭之作王氏謂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今從胡氏說

係於元

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有二月王崩于鎬建于此
周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召公內弔父只外撫
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汲郡古文
曰畢西於豐三十里○肄音四理棺坎下

王冠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
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武
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
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
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
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
無極○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也

○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王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春秋公羊傳曰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書大傳曰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

賢

非周公不
能得此三
人

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臂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戶祿之士。則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僕。去富而爲貧。而目黒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汝乃以魯國而驕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語詳書金縢篇

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

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辟位出巡狩於邊○朱子曰鄭氏謂周公遭流言之難避居東都宜從其說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然足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工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

全以宗社
爲重所見
者大德育
不服千古
相臣之榜
樣也

學

而已矣○前編曰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
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
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
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
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
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
以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又按朱子集
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
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或曰周
公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

軒按金縢後敘曰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傳曰辟法也謂以法法三叔也鄭氏則音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
子作辟音必釋治也與

古文尚書

王德

避謂避居東都也二說不同以故朱子晚
年定論謂宜從鄭氏而蔡氏傳書遂從師
說蓋謂我若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
告先王於地下必如此解則周公事君之
忠愛兄之情全身之智處變之權無所不
白要之出於至公至誠之心而無一毫自
便身圖之私也

丁亥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罪人斯得

語詳書金縢篇

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爲
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
蔡也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
周公告得卽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須以

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
嫌疑之心卽與聖人所爲天地懸隔矣胡氏
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
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
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
與天合一笑容心哉○蔡氏曰居東居國之
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

東人喜得見周公作詩美之

語詳詩鴻風及狼跋篇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夢夔然存恭敬之心
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
聖而德音不暇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
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

盛衰也此
心几二念
所成就也

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傳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三矣○監叛

戊子

三年周公居東作詩以貽王

語詳金華後編

前編曰按七月之詩幽之舊詩也周公陳之

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

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

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爲是諱諱幾於強聒者

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

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

使居中秉政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

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

與其拳拳不已之心竝行不悖然此俱可目

矣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鶡鶡則晦

鶡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鶡鶡之

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

後世之避嫌引退者皆身家念重君國念輕者也

九論可稱
周公知已

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躑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其辭不得不危且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叅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惑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旣深至是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反已懾則如之何曰周公亦身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他豈暇顧哉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

語詳金

賢

天象

勝後叙